

孤獨地《自言自語》

Lo Yat Lun, 18 July 2001

個人的努力，在此時此地，並不彰顯。因為，這裡是一個「網絡世界」。然而，從事藝術工作，本身，已是一個孤獨的活動。一個人，孤獨地創作。如是，林慧潔在《自言自語》。

林慧潔以個人生活經驗為起點，在作品照片內，一個個孤獨的身影，訴說著一段段的生活故事。不論時間，或在香港，或在外地，埋於人群中的孤獨女體（例如：《紐約餐館》2000），散發著一種無助的、脆弱的感覺。

《綠色印度——20B工作室》（2000）：一個斜倚梳化的女體，衣服整潔，傳遞出一絲含蓄的性感，惹人遐思。或，《下落不明》（2000）：在異地，在友人的家，在一個必須的私人空間——洗手間，一個徹底脫下自我保護機制的環境，林慧潔的自我形象更形脆弱、無助、惹人愛憐。在一個不知名的空間，在一個赤裸面對自己的時空，竟然，不知自己身在何處，不知道自己是誰。

《紅色博物館》（2000）：在異鄉，他類文化的古典建築內，一個東方怨婦，與晚清后妃的生活形式相類，彷彿暗指我們是深宮怨妃，在飽受西方侵略、文化影響下，自以為是，但卻為人欺凌、遺棄。或，《擦過》（2000）：在一片模糊的環境內，只看見自我軀體的一部份，有不知自我為何許人的感慨。不單引起在九七前的身份追尋，也反應了回歸後的失落感受。自己仍然失落，不知……

若，林慧潔的「自我形象」（self- portrait）可作為一個符號（sign），去詮釋（signify）此時此地，普通人的心境，實在很適切。當然，這種理解，不必然是藝術工作者的本意。如是，這個自我形象是藝術工作者自我的心理探索歷程。不帶任何對群體的關係、關心。一種莫不關心。即如《紐約餐館》（2000）：一個在異地顧影自憐的映象。從一個相對吸引但脆弱的身份（identity），轉移到外地，卻失去了吸引人的條件，成為一個異鄉人（alien）。藝術工作者以自己的經驗，在透過捕捉自己與環境的互動，尋找自我身份，以及內心對此時此地，一個劇變（五十年不變）的時空的一種無力的（脆弱的女體形態）、冷漠的反應。為何，藝術工作者，在一個藝術可以大有作為（？）及發展的（？）時空下，默默地自說自話？在一個要重新重視創意的社會（？），在一個重視藝術教育的群體（？）。在一個重視以創意只為推動生產。在一個小學美術課仍由未受訓的老師作喘息的空間（他們非常需要這個空間），尤其在狂風暴雨的教育「改革」下。在一個中學仍將美術老師當成一個非學位教師（C.M.），終然他們已有純藝術學位或藝術教育學位。在一個所有大學都沒有純藝術科目的社區內（只有中大例外）。在一個藝術學士畢業後，無法為生的社會裡（唯一出路，只是教學）。在一個自己以為重視藝術的社會裡。在一個荒謬的年代，在一個無法可喘息的時空。自言自語，似乎是一個出路。